

大众文学丛书

# 性情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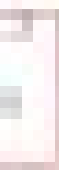
于建宁 著



ASOTU

# 人立月夜

第 1 卷 第 1 期



# 懂情女人

于建宁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情女人/于建宁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2

(大众文学丛书/庞瑞垠主编)

ISBN 7-80171-311-7

I.性…

II.于…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514 号

性情女人

于建宁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南京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4 字数 1800 千字 插页 24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江苏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171-311-7/I·228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 内容简介

这个故事起始于国内的最大一座城市里，又在西南边陲的蛮荒之地结束。

一个工商界大亨的女儿生下了私生女，其法定丈夫出于对她的爱慕和追求，接受了这一婚外生育的事实，并深陷于两男两女的感情旋涡之中难以自拔。经过与初恋的婚外情人的几番聚散离合，大亨的女儿发现对方并不值得自己的爱，由对婚恋的失望进而失去对人生的希望，在异域他乡，她选择了死亡。

大亨始终在干预女儿的婚姻选择，与借机设伏陷害的同行业对手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商界皆狼性，双方在商战中互相倾轧，疯狂、失衡的利益纷争混杂着腐败和阴谋，一时色情与凶杀泛滥，受雇的杀手频频出动，命案叠发，血肉横飞；而黑白两道各利益圈之间的钱、权和色情交易，又使得刑事警察对杀人案件的侦破历尽艰辛，陷入困境。

本书文笔优美流畅，情节曲折跌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风格冷艳温婉。

本书作者曾是一位资深的医生，做过专业美工、机关公务员，社会阅历丰富。在本书中，他重以心理分析的手法，着力剖析人性背后的复杂社会背景，揭示在现今社会大变革过程中传统家庭关系的瓦解，新旧两代人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异……凡此种种造成的现代人的孤独和焦虑，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繁华大都市和贫困边远山区两地的民众生活和习俗，不失为当今社会风尚的一道侧影。

## 哲人名言：

乡村中人无不羡慕城市，乡村也无不逐渐地要城市化。人生无不想摆脱自然，创建文化，无不想把自己的孤独投进大群，无不想在安定中寻求活动。

选自：钱穆《乡村与城市》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邻座有情人 ..... | ( 1 )  |
| 第二章  | 恋人走失了 ..... | ( 6 )  |
| 第三章  | 表白出心迹 ..... | ( 29 ) |
| 第四章  | 虚幻的世象 ..... | ( 61 ) |
| 第五章  | 落叶凋零下 ..... | (100)  |
| 第六章  | 祸端起萧墙 ..... | (130)  |
| 第七章  | 浮沉难把持 ..... | (147)  |
| 第八章  | 展开了营救 ..... | (175)  |
| 第九章  | 命运的支配 ..... | (205)  |
| 第十章  | 血痕依旧在 ..... | (224)  |
| 第十一章 | 多此的一举 ..... | (234)  |
| 第十二章 | 情绝于人生 ..... | (256)  |
| 缀尾   | .....       | (303)  |



## 第一章 邻座有情人

从人的生理规律来讲，人们对外界的感受，晚上比白天更为敏锐，也更加深刻。

仅仅相隔一座假山和一道院墙，与路边几家商店的喧哗咫尺相闻，黑暗把人紧紧地裹住，凑近了看，才略显得淡薄，透过那排铁栅栏，沿街人声鼎沸的夜市，像进入了一层幕布的另一个世界。

石凳子上，一团紧紧搂抱着的黑影子倏尔分开，紧跟着又扭结成一起，这是一对沉浸在青春热恋中的男女，忘记了场合时间。

一个年轻男人大喘着粗气，说：“小雯，你给我一次好不？”

“不行！”被叫做“小雯”的女人，在黑暗中发出稚气的哀求：“天晚了，我们该回去啦。”

“不！”男人语气冲动，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有这次机会。”

小雯惊慌起来，说：“李岩，你千万别干什么！”

借着头顶上一抹暗淡的月光，李岩瞧见了小雯胸口露出的白嫩肌肤，一阵心慌意乱，不由分说地把对方掀翻在地。

“你坏死啦，我不要嘛！”小雯倒在沾满露水的草坪上，两



## 第一章 邻座有情人

手招架着两腿胡乱地踢蹬。在左闪右躲之中，她的裙扣被粗暴地解了开来。“这样下去不行的啊！要出事的。”她心里提醒自己，想从男友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可是，她立即发现对方的手指已经伸进了她的短裤内，““啊呀”一声，她尖叫起来。

“你别吱声，让人听见不得了的事情。”李岩在她的耳畔轻声低语。

“我的这一天，难道就这样开始吗？”她知道事情重大，将要接受的事实关系到她今后的一生，她不愿地暗自问自己道：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难道就这样子鬼鬼祟祟迈出去了吗？她也像做了亏心事似的，咬着牙关不声不响，任凭李岩在自己身上乱吻乱摸。

李岩受急遽膨胀的征服欲望的驱使……

小雯的手臂反倒求助似的勾住了男友的脖子，她感到头脑昏沉沉的，望着亮在夜空上的明月和密集的星斗，恨自己的软弱，一串串泪珠滚落下左右两侧的眼角。她眼神茫然，没有什么激情，更没有与情人依恋嬉戏的幸福感触，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交给了一个男人，留给自己的只有对未知后果的担忧，还有退化了的青春热恋。她叹息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及爱护，身上也备感疼痛。

李岩热汗淋漓地躺在她身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当他稍事喘息，掀起嘴唇去亲吻女友的脸腮时，吮吸到的竟是咸涩的泪水，不免有些失望。

夜风凉嗖嗖地吹拂过他俩的躯体，在夜间视角的误差下，小雯披散着一头长发，伸直了白皙的大腿，犹如没有生命的一只布娃娃，显得单薄而纤瘦，看去楚楚可怜。

李岩从湿漉漉的草坪上爬起来，像只青蛙似的蹲伏着。他点燃了一根香烟，凝视烟头一星点红光，脸部神经质地抽搐起来。他完成了人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壮举，属于雄性对于雌性怀有蓄



谋的征服，在将全身的精力一泄而尽之后，他格外地疲惫。

## 二

王光提起行李箱，临出门前，他在门口稍事停留，若有所思，在锁起屋门的时候，他又从门缝处张望了一下这个以前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家。今天太不寻常了，下午刚办完拖延已久的离婚手续，前妻随即取走了属于她的物品，这一间小屋顿时变得空旷起来。今天他拆换了门锁，准备长期离开这个家，不再像以前每星期都要从江城赶回这里来，在路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他掉转过身，习惯性地朝里屋道了一声：“再见！”，可他马上领悟到在场的其实只他一个人，他对新的生活方式真的还不适应，他的嘴角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在门口的平台上跺了几脚以调节自己的心态。

说起离婚分手的原因，去婚姻登记处交的协议书上只写了几个枯燥的词缀：“性格不合，缺少交流”，里头确也说不明白对方谁是谁非，谁有谁的错，是有过一些纠纷，但没有激化过；彼此争吵指责过，但没有发展到打斗与蓄意伤害对方；互相之间有过冷漠，但谁也没有无视对方的存在……总而言之这是一桩再寻常不过的夫妻离异案。倘若究问俩人何以走不到一起去的缘由？王光在法庭上引用过一则寓言，说是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上有过。他说：“在一条小河旁，一只狼与一只小羊相遇了，狼要吃掉这只小羊，罗列了许多理由，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可狼的逻辑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但问题说开了，无非是大自然生物链的法则决定了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人过不到一块去了是实，感情上的事情往往是一笔糊涂账，说是说不清的，不再你恩我爱了，理由倒在其次。夫妻俩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方才后悔当初不应该走到一起来，即便有错，也不在今天。



## 第一章 邻座有情人

这是一幢遍布沪港市井的石库门矮楼，陈旧破陋，四周围黑糊糊一片，寂静得很，关闭的门缝透射进数道亮如刀刃似的白光，木板楼梯每蹬上一步，就发出声嘶力竭的响声。他看不见脚下的地方，一手抓牢楼梯扶手木架，一手拎着沉重的箱子，踮起脚尖凭着直感，点到实处再踏上去，以免一脚踏空跌倒到楼下边。

来到弄堂口的敞亮处，他碰见了一个老得不成样子的老头，依旧守着一个从他记事起就摆了的零食摊子，赚取小孩和女人们的零花钱，数十年来成为这一带民国老宅的一道风景。他想起没有人叫起过这个老头的真实名字，他的外号却被满大街子的人：小到踉跄学步、呀呀学语的小孩子，大到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叫得震天价响。他的外号仅仅就两个字，也是人们的一句常说的口头语：“牛比”。不过这个老头几十年来很少有人听见他开口说话，据说他年少时的话也曾很多，健谈爱吹，无遮无拦，被人“牛比、牛比”的喊，高一声低一声，终于被喊怕了。四十岁时某一日性情突变，从此便不爱跟人搭腔，没人在跟前时，他独自叭咕，对着盛在玻璃瓶里的麻辣牛肉干、奶油话梅、五香瓜子、多味锅巴等各色货品；摊子前一旦出现人影，他立马住口，表现出沉默寡言，神情畏怯的样子；时日既久，用以与人交往的说话功能渐因世俗的议论而销蚀殆尽，他以人们乐于接受的不说话的方式做他的小生意，过去搞阶级斗争，人与人互相过不去，他倒也相安无事，常被人引以为浪子回头、从善得福的范例。回忆这一段邻人旧事，断简残编，不由得王光想起了以故的父亲，生前虽然只是一个燃料公司的会计，说白了是在一家煤饼店里做收款结帐的工作，却一向与人为善，更不曾作弄过他人。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大家彼此彼此。”至今想来感触至深，自己都不怎么样的人，还能苛求别人的言谈举止吗？牛比就因话多被人纠偏，活得真累！王光的心里为他，也为自己感慨，路过牛比的摊子时，往那只锈铁皮钱匣里丢下了一元硬币，听得一声喑哑的



金属撞击，他怕看见牛比仰起那张布满皱纹一如风干陈皮似的面孔，赶紧目不旁顾地跑开，脚步细碎走成了一溜烟。

路上，他辨认不出去火车站出租车的车型，却能记得清付出的车钱为二十一元，差两角钱不找零。路挤车堵，汽车开开停停，车轮子一停转，计程数码表的数字就跳得飞快。他上的是一列城际特快，票价也贵了近一倍，车厢内的设施和服务都仿照民航飞机的样式。旅程仅三个多小时，车上不设卧铺，但也不设硬座，一色头的高靠背有头枕的软座。

夜行的列车上，靠他右边的窗口坐了一个身穿深色裙装的女人。窗户位置一向很吸引人的注意力，尤其这个女人以纸巾掩面，缩起肩头，肢体微微颤动，动态反常，碍人眼目。出于在公共场所的礼貌和对陌生人的尊重，他不便于公然直视其人，只有用眼角的余光观察良久，才惊奇地发现这个女人原来在悄悄哭泣。

他装出上卫生间的模样，离座溜了一个圈，回座时又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箱，站在自己的位置前翻拣了一番。在俯首弯腰的间歇中，他眼前一亮愣住了，这个女人非但比想象的年轻，而且具有惊人的美貌，尽管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大清楚她的五官。在眼光一眈的倏忽间，这女人苍白的脸上写满了忧伤和凄楚，眼帘下垂，眼睫毛上粘满晶莹的泪水，如此不寻常的情状，一如闪电掠过了他的视野，震惊了他的心灵。

他想跟她搭话，而人际交往的经验又提醒他，在别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搭讪者往往会自讨没趣。他只能等候着机会的到来，在车上漫长的三个小时中，他一直偷眼打量着她、揣摩着她的身分和来历，颇有一相情愿意味，思绪丝丝缕缕，困顿于对这女人的一无所知，路上的心路历程，使他累了，感悟出“悲剧出美女”这一古往今来的哲理真谛，“一叶浮来，相逢于此。”于是他不再甘心于只是做一个旁观者，而要参与进入到这个女人的生活里边。这个在旅途中流动中的人增加了许多勇气。



## 第二章 恋人走失了

人脑的第十对脑神经又称：迷走神经。它呈游走状，离开人的颅脑以后，不经过脊髓而直接下行到人的躯干和腔体，其下行的神经纤维像一个走失的谜团。

—

火车高速行驶三个小时后，隔着连绵的雨帘，车窗外闪过江城繁密的灯火，灯景璀璨，刘雯却无心观看，她的心思茫然，一再责问自己，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来这个地方？明明知道要找的人已经失踪，经过多方寻找不知其下落，而自己却鬼使神差，一而再、再而三地跑来这儿。偏偏今天的火车晚点，到达江城站已经夜深，又碰上这么个下雨天气。

她最后一次见到男友李岩是在四个月以前。那一次来江城会面，是在当地美术学院借住的那间宿舍里边。那间屋子小得像鸽子笼，只有能搁下一张单人床的空间，进门人就无法立足，得坐到床上去，还到处扔满了废画稿和颜料软管，松节油的辛辣味刺入鼻子，李岩的身上更是油彩斑驳，像个在工地上刷油漆的工匠。

李岩打来洗脚水，亲手给她洗脚，还捏起她的脚趾头，一个一个掰得她脚很舒服，说她的大拇趾头短，二拇趾头长，成家以



后肯定是个凶老婆，什么家务都不做。

她当时撅着嘴说：“不让人做事，还怪人家，你呀，好生没道理！”

他连连道歉，说：“我自己要做的，不是你要求的又怎样？我是个贱坯子，好不好？”

她得理不让人地说：“谁要你侍候，叫别人说我好吃懒做。”

天气挺冷的，她抱着热水焐子，侧耳倾听窗外的呼呼风声，屋子里一时很安静。

“我侍候你一辈子。”他叹口气，又说：“你要不走多好！”

她说：“人家都来三天啦，不回去，耽误了外贸公司的面试，我爸要发火的。”

“你急着上班，是嫌我穷，不能养活你？”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我要真的嫌你，就不和你罗嗦了。”

“好啦，就是有人嫌我穷。”

“你别含沙射影说我爸。”

“穷则思变，我一定要挣钱养活你，把你照顾得熨熨贴贴。”他发誓一般捏紧拳头，脖子上青筋暴突了出来。

瞧见他被挫伤了自尊心，刘雯好生感动，赶紧转弯子，软声柔气地说：“人家会嫁你的好不？只要爸还当我是他女儿，就得承认我有自己选择对象的权利。”

“好啦，我不跟你拌嘴了。你爸爸现在反感我，他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成就我的事业，我要向你的父亲证明，你的选择不会有错。”

他大刘雯五岁，今年二十八，是一个初出道的青年画家，极负才华，事业上很有追求。尽管他的画作迟迟不被美术界当红的名流们认可，但他狂热崇尚现代艺术理念，视之为生命，甚而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地求新、求异、求变；尽管，他穷得靠别人的舍施和亲友的接济度日，他仍旧不自弃不气馁，坚持他的无拘无

束，轻形象、重抽象、追求形式意念的“前卫”画风。

前不久，他的画作终于被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拍卖出去了一幅，他备受鼓舞，报名参加江城美术学院的自费画师进修班，并且筹划举债筹款出一个画作专辑，办他的个人画展。

四个月前的那一次，刘雯才返回沪港，还没有歇下脚，洗濯更衣，他又打来了长途，在电话的那一端一说就是半天：

“小雯，你一不在我的身边，我就什么也不想做，一点精神也没有，你是我的智慧，是灵感，我的身边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少了你……”

“你真的那么想？骗人。”刘雯故意表示不相信。

“我想马上过来看你，这几天的课程又太紧了。对啦，今天老师讲课，对我的作品评价很高。我准备邀请学院的教授撰文评介我的作品，这样印画集、办画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我们的理想就要变为现实，成功只会属于我，也同样会属于你的。”

“你不要志大才疏喔。”刘雯含笑挖苦他说。

可打过了这个电话之后，李岩他随即就神秘地消失了。刘雯数次到学院来都找不到他，问班上的同学、老师，谁都说不清他的去向，报上登寻人启事，去公安局报案，还是找不到他人。光阴荏苒，一晃数月，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他是她的初恋，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他的失踪使得这个年轻的女子一下子有了天黑到了尽头的感觉。她无数次费心猜想，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为何他要离开爱情和事业而踪迹杳然？凭他们之间的感情，以及他对美术创作的挚爱，他决不会有意地躲藏起来的，他的消失，可以肯定是个意外。他又到哪里去了呢？一时间，时钟的刻度、指针的转动，都变得漫长和迟缓起来。刘雯苦思冥想之后，几经周折找到了他在农村的家，见到他的父亲，一个目不识丁却有点狡黠的农民。可李老爹也搞不清儿子的去向。

由于家境贫寒，李岩他上学只念到初中。十八岁那年，他应



征入伍，当的是一个侦察兵，随连队驻守在一个小山沟里，参加过边境剿毒战役。据他说起那段当兵的经历，日子过的极其单调，“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在连队狭小的天地里，还是一次出墙报比赛，他才发现自己天生就有绘画的才能。脱下军装以后，他不愿回家乡务农，四处去打短工，当过保安、代送液化气和纯净水……以低技能的劳务谋求生路。几年来，他四处漂泊，行踪不定，叫人很难确定他的下落，最叫他亲人担心的是他这人过于自负、要强，容易得罪人，可能会遭人报复而死于非命。

想到他可能成了一个在阴间游荡的孤魂？刘雯不能不为此伤感落泪，她不能不说服自己他可能真的死掉了！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下，她又怎么能够死了心呢？她三番五次赶来江城，不肯放弃她的寻找，明明知道希望不大，也不甘心。

## 二

出火车站散开的人群，犹如融化在热水中的盐末，迅速融和进了江城的万家灯火之中。站外，雨水哗哗地泄落，风助雨势无情地冲刷着一切，凄风苦雨交加之中，刘雯拎着一只手提袋，上边印着“大海象”三个字的商标，脸上充满了哀愁。

她站在候车大厅的门前，撑开了一把花布伞，挥手去拦出租汽车。大雨天里，出租汽车司机的生意火爆异常，一连几辆驶过，均载有客人，溅起雨水，一路飞奔。

正当她四处张望时，一辆浅绿色“的士”出租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她的身后。

“喂，小姐，你去哪里？”

她一转身，那辆汽车前座的车门推开处，一位模样三十多岁

的男人探头出来。

“到美术学院。”她随口回答。

“我们正好同路，”那人跳下车，把后车门拉开，做出邀请她上车的手势，说：“下雨天，打车不容易，你可以搭我的车。”

刘雯见他是一个陌生人，不由得脚下踟蹰。

“车费我买单，让你白坐，怎么？你不放心吗？”

她听出那男人的口音，与自己同为沪港人，也听出他具有沪港人的攻于算计，遇事爱讨便宜的秉性。在他乡遇同乡，使她打消了疑虑，匆匆收拢起雨伞，把提包挎在胸前，躬身钻进了车。

“的士”汽车溅起雨水，向着江城美术学院疾驶。

她坐在后座上，心神仍难以安定，想起了以前来这所美院的情景……一幕幕往事浮现在她的眼前，她问自己是否感情投入得太多？在外边浮浪、犯贱。比起李岩的身世，她的家境优越得不可类比，她的父亲原是一个市委的机关干部，辞职经商十多年成为国内有名的民营企业家，在沪港经营了六七家工商企业，已是一个六十开外的人了，还整天忙这烦那的，忙得不可开交，业内同行们喊他“老流氓”，趣意老刘“忙”的意思。从小，父亲把她视作掌上明珠，呵护备至，在这之前，她在生活中根本不知何为愁滋味。可正是李岩的才气，他的傲气，乃至他的贫穷无靠，如同一个强力磁场，吸引了这个富家小姐的心灵，激发了她的同情和怜悯，使得她陷身其中不能自拔。

街灯向远方伸展出去，排列得很整齐，街上的行人极少，过往的车辆匆匆驶过。这雨夜的街景冷清寂寥，很像李岩涂抹在画布上的光怪陆离的五彩条块。她又想起了心上的人，不知他现在何方？心里边一阵酸楚，她眼窝一热，眼前又湿润起来。

“美院到了。”司机提醒了一句，“的士”开始减速，靠路边停下。

那男人从前座上下来，拉开后座的车门，刘雯移动腰肢下了